林下筆記

三十三冊
卷之二十三
文獻指掌 十三

林下筆記卷之二十三

文獻指掌編目錄十三

屈膝榜
御筆壯元
商霖雨
崔漢公明鑑
登俊試
壯元賜蓋
三兄弟登科
呼南袞新來
五子登科
為孫賀科

亞卿文衡賜諡之始
宣醞玉堂
玉署銀杯
翰苑題名錄
藝文應敎
翰苑古風
史官薦
宰臣書卒
史臣作閒任
史草尊奉下官

史官別兼春秋
史筆他人不敢用
大公史筆
勤守古風

林下筆記卷之二十三

月城李裕元景春輯

文獻指掌編

壬辰後歲祿俸

壬辰倭亂以後國用不足歲百官祿俸各品皆無細布楮貨李恒福五判兵書時大賊充斥天兵水陸湊集事關軍旅者靡不歸之本兵而恒備蒭餘布萬疋以待急時之用體察使柳成龍啓曰賊退後戶曹急宜參量一年經費之數撙節贏縮定其民間所出之物又分列邑殘敗稍完處或仍舊或半減或全減使

朝廷患澤得以下究臣意極擇有心計幹辨之人爲堂上郎廳勿拘常規以重經費之任幸甚

國用之縮

李恒福奏曰國初稅入四十餘萬石而軍士廩料四萬餘石祭享所用四萬餘石貢物亦不過此領祿之制刑曹都官正郎之祿四十五石中廟朝三倉舊儲二百三萬石壬辰之初舊儲五十餘萬石已縮三分之二即今人口則比平時僅十分之一田結則不及平時全羅一道矣李睟光曰軍資監平時有三十萬石故癸巳倭賊退去後尚餘四五萬石以助軍餉以

賑飢民今倉穀不滿萬石脫有緩急何以濟之夫國
無六年之畜古人猶以爲急況無一年之食乎是故
均田節用乃生財之大道也光海時經費日廣旣以
賣官贖刑而猶不足內而宮禁外而戚里大開賂門
廣占田園擧稱宮庄免稅曰昭媛陣尚宮陣本房陣
者邑邑相望各司防納之徒皆持內旨及權門關節
橫行列邑漁奪民產庄隱之名之以陣古未嘗有也
肅宗二十年命裁減諸宮家京各司諸般身役自本
衙門及兵曹給代備邊司啓訓鍊都監御營廳禁衛
營守禦廳户兵曹則各其本衙門稍有贏餘故自本

衙門充數內司以下諸宮家則裁減之數折半還償已為稟定矣諸處還報數以綿布計之則當為三萬三千五百五十疋而諸衙門遺儲中綿布見存之數無多以兵曹所在銀子計價則當為二萬七百七十一兩請令兵曹及各其裁減衙門使之照數與受從之

度支經用

閔鎮遠曰地部一年所入若過十萬石可以支用一年未滿十萬石則用度大窘近年以來連値凶歉國家吉凶大禮稠疊江都北漢所儲軍餉及賑廳積年

拮据之穀爲地部所取去蕩然無餘內用物種若有大同事目中所無者則例爲責出於市民以此貢物人及市民無不倒懸且宮人官寺掖隷祖宗朝皆有定額今則比大典額數不啻倍蓰宮人近千宦者至累百掖隷亦多增額凡宮女一人一年糧費饌物衣履貢物價米用下之數通惠廳地部而計之則殆過百石一人費米百石則十人爲千石百人爲萬石近千宮人當費幾萬石宦官掖隷之費雖不及於宮人而皆受厚廩且給衣資數多則費煩其勢然也爲今之計若非大更張大振作必將民窮財竭然則如之

何而可曰貢物〻種元定之數每朔以進排用下之數入啓自上考覽俾無加用之弊或有加用之命則該廳入啓爭執事永爲定式户兵曺逐朔用下之米布比準於數十年前文書近來加出者之不緊名目皆永除之舊各殿貢物之仍存者皆除之宫人官掖隷一依大典額數而額外皆减之米布錢量定其數以備内間别用及不虞之需而土田魚鹽柴塲折受處許其一年應入使之僅足於一年應下之數其外皆革罷之每朔以所捧所下之數作爲文書廟堂考覽若有定式外過濫之事則罪其次知内官如是

變通則宮府財用自當有裕而治平之道可庶幾也

列朝兵戶曹封不動

孝宗朝乙未兵曹封不動綿布三萬六千六百五十疋銀一千三百六十六兩顯宗朝辛亥封不動綿布二萬四千四百五十疋銀八千八百十三兩肅宗朝庚子封不動綿布五萬五十疋內一萬疋移置江都銀一萬五千六百三十五兩景宗壬寅封不動綿布五萬五十疋錢一萬兩銀一萬九千三十兩英宗朝乙丑封不動綿布五萬一千九百五十疋內二千五百疋移置南漢錢十二萬二千兩銀十一萬兩正宗

朝丁未封不動綿布二萬八千二百五十疋錢六萬九千兩銀十萬七千一百二十兩又地木九千疋下地木一萬八千疋天銀一千七百兩地銀一萬五千兩錢七萬兩户曹舊無封不動自顯宗壬子爲始綿布封不動二萬五千疋今則爲七萬九千五百疋銀則自肅宗壬申爲始封不動十七萬兩今則爲四萬六千七百兩錢則自英宗己酉爲始封不動五萬兩今則爲六萬兩

户曹一年分劃恒式

廣興倉爲百官實職軍職頒祿一年米一萬九千二

百石大豆一萬八百石劃送內司年例輸送米一千
二百七十八石大豆七十七石軍資監爲雜職散料
及各衙門將校員役料一年米二萬四千石大豆一
萬三千二百石田米一千八百石劃送內司年例輸
送米一千七百八十石別營爲訓局將官以下軍兵
放料馬料大豆及訓局兼司僕加料一年米四萬一
千三百四十石大豆九千七百石田米二百五十六
石劃送別庫爲各衙門員役散料及兩西貢物元貢
不足別貿易價一年米一萬六千八百四十石大豆
三千四百四十石田米二千二百四十一石劃送豐

儲倉爲內官領祿及年例賜米一年米四千五百五十三石大豆一千四百四十石劃送養賢庫爲邑館儒生供饋一年米九百七十二石大豆二百九十七石劃送典牲署爲留養祭享犧牲料一年米一百八十石大豆一千七百十六石劃送司僕寺爲留養馬料一年大豆二千七十六石田米五百十三石劃送並一年應下米十一萬一百四十三石大豆四萬二千七百四十六石田米四千八百十石每年分劃時考各倉遺在或有加減別下不在此限錢綿布應下臨時推移無恒式

舟師魚塩

賊平後以李恒福兼舟師大將craft舟艦資魚塩以息之備綿布三萬疋輸之度支時諸宮家新歸城中無以資賴戶曹請權給各處魚塩之塲上從之諸宮家折受漁箭塩盆始此

諸宮家魚塩折受

仁祖四年兩司請罷諸宮家魚塩折受之稅事下戶曺戶曺覆奏各司折受通爲二千九百餘結而揆以法典雖賜與折受給民耕作收其一半而不得免稅請依臺論施行從之

漁箭之論

柳馨遠曰今船人所漁之海皆有徵歛謂之魚塲水移捕石首魚則納石首魚稅捕青魚則納青魚稅以至民魚眞魚蘸魚蝦醢凡有措爲箭有其處所者逐色徵納或定監官歛取於海中或給塲表定浦直收之今石首魚稅大船六同每一千尾爲一同其中有御供一同必四五倍以入故至於十餘同又有卵醢四斗又有人情布四五十疋青魚稅大船十八同每二千尾爲一同諸處攘取故至於四十餘同其餘魚稅或以本色或以綿布雖多寡難定一次所納不下

常布數同而每次如是船人輩盡納無餘或稱貸以
益之夫澤梁無禁古之義也旣有身役又有船稅而
又從而征其所漁之海是豈爲民上之道哉至於商
船所過所泊處稱以地稅而率有徵納船戶觸處不
堪其苦

均廳各道魚塩船稅數

慶尙道魚塩船稅錢二萬七千四百兩零全羅道魚
塩船稅錢四萬二千九百兩零忠淸道魚塩船稅錢
一萬一千六百兩零京畿與塩船稅錢六千一百兩
零黃海道魚塩船稅錢一萬五百兩零平安道與塩

船稅錢五千兩零咸鏡道魚塩船稅錢五千五百兩零江原道魚塩船稅錢五千三百兩零

魚塩稅弊

景宗三年李光佐廷啓曰海邉之民尤爲愁怛蓋自三南至兩西海邉閭閻有捉魚之所漁船商船聚集則本官旣徵稅監營又徵稅統水防營又徵稅諸宮家各衙門又以折受徵稅一船稅魚至近數十同或十餘同此已無據之甚而其船載得餘臭而歸則凡所留泊之處皆爲徵稅諸宮家各衙門聞見海路要害漁商船不得不過之處入啓折受拖其要路各爲

徵稅處處要路當費幾何且折受一漁所則不但其
地漁稅而已過去船隻又皆憑藉徵稅此猶不足監
營統水營之屬𦶇送軍官或稱真鱻魚監官或稱無
焰摘奸此等名目不可勝計遍行海邉毋論要路與
否載魚多少輒徵錢輕舠小網無一得脫椎髓刻骨
無所不至以魚所言之青魚如是石魚如是真雜魚
又如是以過稅言之嶺南如是湖南如是湖西兩西
又如是京江又如是窮民捨漁採無以為生欲為之
則剝割又如是真所謂求生不得求死不得者也此
弊不革則沿海數千里生民決無支活之勢不可不

痛加改革今復嚴立科條一處捉魚所收稅之數通
計各宮房衙門營門府邑所收比前直爲半減而各
處要路收稅則勿論某衙門本船棄付衙門一番收
稅給官成帖文後雖行千里更無得徵稅鹽盆漁箭
亦只爲棄付處府邑收稅事定爲金石之典官吏或
犯之則毋論大小官並罷職如或有疊徵之處則船
人即告地方官捉囚差人報巡使刑推定配船人入
告而地方官不爲舉行者隨現罷黜事一從永爲定
式事十分申飭施行何如從之

銀貨行禮之始

壬辰亂後奏請之行朝議每欲以銀貨行禮唐城君
洪純彥輒執不可曰一次奏請之未準請其害猶淺
而此路一開則中朝之人視我爲利窟操切需索有
不可言未久朝議果以銀貨行賂而使命之誅求差
官之刀蹬日轉月甚果如純彥之言申欽曰我東方
多銀礦故麗末被中國需索我朝初年數奏淂免上
貢上貢旣免則不可用之爲國貨故列聖遵守遂閉
採銀之路著之令甲至於舌官赴京如有私齎渡江
者罪至於誅迨二百年至壬辰倭警中國以銀頒賜
我國軍粮軍賞亦皆用銀以此銀貨大行至于今日

度支經費上國奏請詔使接待尤爲浩穰而銀價翔貴閭閻閭殖貨子母者仍以年大利朝廷上臺吏胥賄舍此無由官爵除拜刑獄宥免俱以是爲紹介可見世變之易流而難遏也

産金山

李睟光曰東坡志林曰地不産草木者多産金石珠玉嘗聞李鰲城云隨天將赴嶺南時道傍有山赭禿無草木有一唐人指示而言曰此産金處也爾國何不採耶

端川貢銀

孝宗二年始令收稅銀店户曹啓端川銀穴已過二百年其功役之費亦不下於銀價而至今不採者以價買銀則銀有盡而價日增終必有倍於採銀功役自古以來有採銀之事而無買銀之國也我國物力不足徭役甚重每以國力採之則亦多勞費矣令採銀官得穴開鑿然後募民許給使之輸稅多少量宜定數則官不費力稅入自多坡州之銀地近而品好封爲官採其他交河谷山春山公山等地產銀處採銀官皆已知之使往察開穴令民收稅採用則富商大賈必有樂趍者矣上從之

戶布之論

南九萬曰戶布之行尤有難者即今隣族之受困誠是仁政之所不忍也其來久矣聞之者當之者皆習於耳目亦不以爲大駭至於戶布則從前擧國稱以兩班而閑遊者其麗不億一朝皆欲收布則驚駭騷然必將生出大變又曰戶布丁錢豈非救時之急務此非但爲救時凡有國之取民粟米出於田麻絲出於民以田民之所出聚以爲宗廟百官軍國之需軍兵則別爲贍養以爲扞禦之用自是常制而我國則必充定軍額然後乃有收捧而落漏軍額者終身逸

邦國所以削弱民所以怨苦皆由此

良役釐正廳

肅宗三十四年閔鎮遠疏曰我國所謂身役名色不億而輕重不一苦歇懸殊有納三疋者有納二疋者有納一疋者而所納之布或七八升或六升或五升民之避苦投歇其勢固然釐正廳之設蓋欲均一民役以革此獘也設廳之後以一人身役六升木四十尺者二疋爲限過此者降之下此者陞之各樣名色或陞或降皆以六升四十尺者二疋爲準之意領布中外矣今此水軍一欵若令一依舊例即五升布三

十尺也國中應役之民皆出六升四十尺之木而水軍獨減其升尺此其不均一也所謂并未保者元軍兩人并得一保而或稱并保或稱未保或稱合得保者也臣曾按湖南詳聞或有々并保者或有無并保者有並保之元軍納二疋無並保之元軍納三疋而無並保者其數甚多聞嶺南則無並保者甚少而亦或有之云有並保納二疋之元軍其役太歇無並保納三疋之元軍其役太重此其不均二也此與當初設廳均役之意豈不太相反耶臣意則水軍納布宜與他役一體以六升木四十尺者二疋爲準而給代

亦以每名二疋爲式並未保還給本營鎭之後改其名色稱以餘軍以其所納之布謂之餘軍布凡各營鎭各項需用戰船及器械所入皆以此布用下則可無不均之歎而不違於舊制之大體四十五年景宗代理時李健命啓曰我國良役之弊實古今天下之所未聞而百年之間邦本將蹶此弊不袪則雖堯舜在上卑蔑稷契布列朝廷無救於亂亡之勢一丁二疋其役甚重而一家三四丁俱不得免昔之富户今皆殘敗或至數十家之村便成丘墟此皆道路耳目之所共見聞者也粤自仁孝兩朝以來廟堂訏謨之

臣與夫識務談世之士其說甚多其策不一如儒布戶布口錢遊布結布之法皆莫非救時之術也今此數者皆紙上說去而已實未嘗下手做得故朝議紛紛未有一定之計倘邸下奮發大志以革罷安民爲今日第一急務則亟宜先令京外抄出一年徵布之數各邑戶口田結之多寡裁量較挈取其不拂於民情而不損於經用者斷然行之有何顧忌哉今廟堂商確講定英宗朝鄭澔疏曰良役變通之論畧有數端曰戶布也遊布也結布也口錢也原其本意則皆爲良民之偏苦而用此均役也然其中不能無設施

之難便而得失之可言者以户而收布稍為近古而
户大小之不等必多瞞數虛實相蒙之弊有不勝其
紛擾其此難也遊布即今備局行會之所由来而臣
略陳於前矣結布則専是傷農之術決不可行也獨
口錢之法略倣乎唐之庸法以見成之帳籍計口而
收不至於太擾而又其所收不至太重又自公卿家
子弟無官職以下至於民庶公私無不均徵則惟彼
閑遊之輩雖甚强暴其何説而歸怨思亂哉趙顯命
疏曰田結之役烟户之斂宜有一定之規而通一國
而道各不同通一道而邑各不同或以結役責之於

户或以户役責之於徒或此邑行之而彼邑不行或山邑如此而野邑如彼要皆别穿孔穴巧作名色征歛無藝爲弊孔酷必自廟堂一番行會收捧成冊量定條目使之稟遵犯科者論以贓律則横暴之斂息矣二十三年以全羅監司趙榮魯上疏批曰噫良役非今斯今也頃年釐正廳欲減半疋其減也何必半乎云黄口簽丁隣徵族徵甚至有三父子五父子應役者非男丁而代充者尚不産而成冊者一家之内小不下十餘疋不禁此弊不擇守令而只減其疋昔之爲十者今雖減矣日久歲遠幾不復爲過十乎若

此不已復又減半疋又何減幾疋其將復一疋之役又將以復二疋之役此等之時乃是加賦也自此以後減一疋之議索然而消擇守令而勤簽丁昔之徵十疋者今反為只徵二疋則豈比於隨矢立的圍土塞流之功乎減疋之政即目前之惠也均役之政即萬民之惠也于今之弊守令之過也

均役廳節目

命諸臣美計所減之數講究給代之策趙顯命金若魯鄭羽良請設廳名以均役三公句管以申晩金尚魯金尚星趙榮國洪啓禧差堂上齊會講確均役廳

節目一設廳以舊守禦廳名爲均役廳爲蓄儲充給之地二結米西北兩道外就六道田結每結收米二斗或錢五戔定式三餘結關北外七道報餘結之數摠爲二萬餘結自庚午條納稅于本廳以報良布減半之數四海稅諸道魚塩之稅均役使及監司分定之五軍官良民之投入校生將官者別作軍官收布以充減疋之數六移劃減疋之後惠廳儲置米及海西詳定米合一萬石以新儲置移劃本廳以給減疋之代七減革軍門及該司舊制若干變通外方營邑鎮各樣名色隨宜減省以給減疋之代八給代之數

列爲定式使之逐年按例擧行凡需用本廳米木給代之外不得一毫他用故郎官則以有實職人來兼吏隷亦帶本料移差十會錄一年給代之餘數令各道捧留歲末開列報廳以爲備凶荒之資

良役變通親策

英宗二十七年六月上御明政殿試文臣製述以良役變通親策而問之又招問蔭武特減月令進上以其價米補給代之用御明政門以結錢便否俯詢於儒生庶民及鄉軍鄉吏言便者多言不便者少下教曰二次臨門一次臨殿減布之政雖行其於均役尚

不了當此豈體昔年爲民減疋之意哉今又再次臨

殿一次臨門慨然之意大臣諸臣旣承下教而近來

益懈惟使其君憧憧于心推諸一人袖手傍觀雖由

於予之誠淺諸臣亦豈無飭兵判外均堂並越俸一

等自今日堂上郎廳直宿備局講究其事登對以稟

租庸調之制

史臣曰我國租庸調之制猶未詳備土地貢賦稅之

外無他財用放番收布以資養兵者其來蓋久而各

衙门之巧爲名色稱以良軍收布二疋遂作徃用名

色滋繁日益濫觴良役收布在肅廟初年猶爲三十

萬疋至于當宁中年爲五十萬疋西北外六道應良役之民不過爲十餘萬户以十餘萬户應五十萬疋之役我聖上軆先朝之德意軫黎元之困窮垂涕臨門廣詢中外亟下良役減一疋之教内而各衙門外而各營鎮減省之數爲二十餘萬疋而軍需之不可不給代者尚爲二十餘萬疋故多般講確設廳均役就六道田结每一结收米二斗或錢五十文又以魚鹽船税選武軍官所收隱餘结所捧充其不足之數此實出恤民若恫之至意而亦是國計之肎際經費之関捩與貢案之變爲大同實相表裏不可不詳記

其顛末故別以均役為目附之於國用之篇云

安興掘浦議

顯廟八年溫行時以三南稅船數敗於安興有泰安掘浦之議李慶徽疏陳其不可曰此路一開利於漕運是一說也地勢不順終必無成亦一說也昔申叔舟始役未成而罷金堉建議設倉而還止設倉猶不可況掘浦乎古語曰興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減一事興作而有利猶不可輕為況可不詳利害輕舉大衆徼祖宗未就之功乎事遂寢

罷海運判官

肅宗三十三年單覊判官以漕軍等責應難支全羅
忠清兩道都事例無判官丘債及各項費用責徵於
漕卒者一併罷之英宗壬午貢津倉漕船牙山縣監
領納事定式後忠清都事海運無帶權減

漕船隻數

忠清道貢津倉即西倉漕船十五隻載田稅位米及
大豆屬牙山燕歧木川天安溫陽全義清州牙山縣
監領納全羅道法聖倉漕船二十六隻載田稅位米
及大豆屬光州潭陽淳昌玉果高敞和順谷城長城
同福井邑昌平法聖僉使領納羣山倉漕船十八隻

載田稅位米及大豆屬全州鎭安長水茶仁金溝任
實臯山僉使領納聖堂倉漕船十二隻載田稅位米
及大豆屬高山珍山雲峯龍潭益山錦山南原臯山
僉使同爲領納每船沙工一名格軍十二名三番合
漕卒四十名慶尙道昌原左漕倉是爲馬山倉載田
稅大同漕船二十五隻屬昌原咸安金海漆原熊川
鎭海宜寧巨濟固城東南面龜山僉使領納晉州右
漕倉是爲駕山倉載田稅大同漕船二十五隻屬晋
州昆陽河東南海丹城泗川固城西北面赤梁僉使
領納密陽後漕倉是爲三浪倉載田稅大同漕船十

五隻屬密陽梁山玄風昌寧靈山蔚浦萬户領納每
船沙工一名格軍十五名漕保三十二名

定科擧法

太祖曰文武兩科不可偏廢國學鄉校增置生徒敦
加講勸養育人才其科擧之法本以爲國取人稱座
主門生以公擧爲私恩甚非法意今後內而成均正
錄所外而按廉使擇其經明行修者開具年貫三代
及所通經書登于成均館長貳所試講四書五經通
鑑以上以其通經多少見理精粗第其高下爲第一
場入格者送于禮曹試表章古賦爲中場試策問爲

終場通三場入格者三十三人送于吏曹量才擢用

科規

徐居正曰國朝科擧之法糊名卷子與高麗同而餘皆不同其收卷官封彌官枝同官易書等事皆遵元制而頭場始於世宗朝或講經或製述隨時不同

增廣之始

太宗元年以即阼稱慶設增廣試只擧生員試

先達之稱

曺伸曰今人稱及第爲先達未知自何時而然柳恭齋方善酬趙壯元瑞康詩曰憶昔同遊在兩京君爲

後進我先生如何今日還先達却使先生仰盛名

式年科之始

世宗二十年始置生進兩頭場漢城府南學分所設場以古賦十韻詩行初會試上御勤政殿放榜給白牌

探花郎

徐居正曰古者文科殿試第三謂之探花郎摠受帽花于御前分挿諸新恩

淡墨榜目

金宗直送金宏弼赴擧詩曰洗眼行看澹墨題古例

榜目以淡墨題之如有造化之迹云

屈膝榜

李石亨作箋其頭聯曰天佑作之君聖人膺千嶺之運地用莫如馬神物效一時之能以示成三問三問詒曰以馬對君不可石亨遂改之三問取用其句居魁石亨以榜下拜三問曰此膝不可屈人久矣三問笑曰吾能屈不屈之膝何如

御筆壯元

文宗即位初設秋場以權擥擬第四榜旣出上曰擥居幾左右曰第四上令左右進諸試卷讀至第四曰

此誠壯元也以御筆書第一踶父子壯元皆御賜也
元年命增廣會試分兩所試取殿試講經四書取一
書御思政殿親策

商霖雨

許琮登第三甲時旱甚朝野望雨唱名之日唱一甲
方畢忽雨作縉紳目爲商霖雨

崔漢公明鑑

崔漢公與金宗直同赴會試漢公曰君才高必占巍
科吾無附驥之望宗直曰昔孫僅與弟何同試兄爲
榜頭弟次之吾二人安知不爲僅何因賦一絶云池

塘春草雨痕多人道吾行是僅何莫恨狄門春色晚滿城桃李未開花是歲果皆登第

登俊試

世祖朝聚公卿宰輔下至流品文官於闕内親製策題名曰登俊試教曰有志科擧者雖宗親駙馬皆爲赴試卿等自恃官高祿厚不復留意於學問文風不振職此之由予發此試使卿等更礪舊業耳自顧製述人對之右叅賛金礩收卷對者凡三十餘人上御康寧殿命鄭麟趾鄭昌孫申叔舟等爲讀卷官取金守溫等承順君湻中第五名上甚喜命取試卷親覽

深加褒美賜御衣一領及應榜百官陳賀賜恩榮宴于議政府命申泂宣醞壯元以下賜紅牌鞍馬仍留押宴又命諸考官進叅金守溫等上箋謝恩上御台見于内殿曰古有座主門生之號是科予當爲恩門宜號是殿曰恩政殿越數日兩殿坐恩政殿諸人獻爵一如門生座主之禮寵榮備至焉

壯元賜蓋

徐居正曰故事文科唱榜日賜紅牌及花酒文武科一等三人別賜皂蓋世祖朝文科賜蓋武科賜旗遊街之日癡兒愚婦皆辨其爲武科武班不恔至是更

命賜盖

三兄弟登科

尹根壽曰金駉孫嘗赴別擧兩兄駿孫驥孫以駉孫之借手與駉孫皆中初試及殿試之日駉孫代製兩兄之策而已則不製盖欲以壯元讓其兄而已欲爲後科壯元也兩兄俱登第而驥孫則第一後榜殿試考官心知駉孫之作而惡其人抑置第二

呼南衮新来

尹根壽曰南衮登第唱榜之日曉詣光化門外忽有一先生到紅戟堦前呼南衮趨往則語衮曰爾以不

得壯元爲憾耶中朝則蘓東坡我國則余皆爲第二名汝可以此自慰也暗中不識誰某使從人問知乃金駙孫云

五子登科

中宗十一年命以五子登科例遣官致祭于李宜茂墓宜茂有五子蓍苓登武科芑荇芃登文科

爲孫賀科

中宗三十三年謁聖試士出禮曺請撰東國名臣言行録箋鄭惟吉與李洪男爲友婿同赴試洪男以學而思思而學言顧行行顧言爲頭聯以示之惟吉佯

曰此極賤人誰不為洪男遂改之惟吉乃用其句為壯元洪男為副一時稱為好事榜出上遣中使馳諭于其祖文翼公光弼曰卿之孫為壯元為國家嘉又為卿賀也仍賜宴需及一等樂以助歡

天使知天道策

李珥並魁生員初會試文科又魁初會殿三試一年之内九魁試製人稱九度壯元後以遠接使儐天使天使問舌人曰這遠接使有山林氣像無乃借山林之士為是任耶對曰遠接使以壯元及第位躋崇品非山林士也天使曰是做天道策者耶初對策時問

者皆至瑱謂曰宋翼弼高明博洽宜就而問之於是
舉場奔波翼弼左酬右應愈叩而愈無窮擧子轉相
傳錄不但為取應之具也

棄擧業

鄭述赴會試不入禮闈而歸拳尹和靖故事禀于母
夫人母夫人曰汝欲行古人事且從所好述自是遂
棄科業

復賢良科䟦

盧守愼薦科榜目䟦曰嗚呼削科非先王意也昔我
中宗大王謂為國在得人顧其進之也必本於詞章

訓詁雖質且能者自有限拘無所於實用乃倣漢遺
制令大衙門曁八路各薦有學行者得一百有二十
策取大庭數應列宿盡一時彬彬聞人於是士振氣
於朝民拭目於野矣嗚呼一科罷復豈非斯文之一
大機會歟

寬時刻

宣祖十三年別試時試限已過而擧人黃赫猶未呈
卷考官啓以黃赫未及呈卷而試限已盡請稍寬時
刻俾令畫才 上允之榜出赫果爲壯元

上尊號增廣

宣祖二十三年上尊號稱慶設增廣金時讓曰國初舊例只於即位元年稱慶設增廣故成宗朝追崇德宗不設也宣祖朝己丑改宗系告廟大赦議與開國同慶設之庚寅冊平難功上尊號時議與即位同慶

非文臣掌試

宣祖二十七年別試鄭述以禮房承旨為殿試試官非文臣而掌試實國朝所罕有也

宗臣赴擧議

宗臣文城君健等上疏請赴擧不許

科制為入仕之規

李珥曰科制雖非志士所汲汲亦近世入仕之通規如觀國之光不免應舉則亦當以誠心做功勿浪過時月但不可以得失喪其所守且常懷立身行道忠君報國之念不可苟求溫飽而已苟能志道不怠日用無非循理則科業亦日用間一事耳何害於實功今人每患奪志者不免以得失動念故也且近日士子通病不務讀書自謂志慕道學不屑科業而悠悠度日而無所成者多矣最為可戒

諭監試諸生文

鄭經世諭監試諸生文曰國家設科之制以四書疑

五經義取生員者葢以經術養士也常時不曾致力故及到場屋茫然不知所以措辭不得已竊取他人之作以爲僥倖之計一人作之百人傳之有司又不得已而取其中以足其額數嗚乎此豈設科取士之本意耶有司方欲痛革此習無論主客雷同盡行抹去無論工拙自作者則取之額數不滿則取之於經義諸生有能通經義者以義爲主篇又不須篗頭破題求合舊様但將題意討論敷繹亦佳切勿因循弊習但患業之不精毋患有司之不明

仁廟諭孝廟科時教

仁廟嘗與孝廟論難國事評品朝臣孝廟擧一朝臣
姓名曰此人何如仁祖曰其吏能文才人雖難及予
嘗謁文廟試士見其有容私之狀透露於外君前如
此則外處可知宣廟嘗有言曰人主欲知臣僚之善
惡則必先察於試士之時旨哉斯教予自見是事之
後雖外假顏色而待之中心則終不能忘且憂其前
頭之爲惡漸大矣雖有諸葛之才終非信臣則將焉
用之哉其後孝廟嘗以此語顯廟

科擧議

仁祖祔廟慶科時相臣金堉議曰科擧頻數非但爲

國家之巨弊亦妨於士子之工夫曽聞明朝三年大比之外無他别科有慶事則加數於大科之額此豈以慶事爲輕哉盖以科擧頻數有妨於士子之做工而貽弊於外方之民也我國有慶事則例有增廣而宣祖大王祔太廟時又合他慶爲六百舘試此可援以爲例者也若以四慶爲增廣則今之七慶一增廣亦不足何可例數慶事而爲科擧之式乎大擧别試廣取人才此則同慶於外方也今年秋設式年會試又於八道各設東堂監試之塲則非但民力之爲勞盱費亦甚不貲秋間况有客使之来則以今之時勢

物力豈可不念及於此哉近来士子不能着實做工而徒以科舉之頻爲倖占之計業不專一而心亦歧分文章之盛士習之正漸不及於古識者之論皆以爲設科之頻爲之害也

試官家供議

仁祖時以勅使入京獻試官家供議曰試官家供極其苟簡而且有防禁不嚴之弊似不可爲也但今時則適與勅行入京之日相値各司物力決不可奔走支撑該管兩曺之啓請盖出於不得已也且家供之事非創於丁丑之後宣祖朝壬癸亂後亦有此事幾

至十餘年非獨丁丑後爲然也今番則姑行權宜後
勿更爲似或得中

四學二十四巡製

孝宗十年宋浚吉劄請罷四學二十四巡製述之規
而只依程子改試爲課之義每四時合一巡聚學生
取講誦者十人又取製述者五人通四時各學講誦
者合四十人製述者合二十人歲末館官與學官合
坐於太學會四學所選者合講取十六人合製取八
人許赴生進會試申明小學考講照訖之規必須前
期一朔開講而四冊中抽籤臨講講問文義取其通

曉者許赴生進初試從之

致仕書

南九萬與崔錫鼎書曰古之致仕伊尹曰告老歸私
周公曰明農茲必無既致仕而仍在朝之理漢唐以
下亦未聞有在朝之例我國奉朝賀之規蓋國家不
欲一時退斥老臣有此委曲作法縻祿許留之事國
家德意可謂至厚至渥然人臣自處之道旣以筋力
不堪任職致仕而又食祿供職無論閑緊豈非無義
之甚者耶

定宗元年置集賢殿令文臣更日會講初高麗仁宗改延英殿爲集賢殿選置文學之士國初有其名而無其實至是大司憲趙璞請多置文籍令文臣之帶館閣者更日而會論經義備顧問上從之以趙浚權仲和趙璞權近爲提調官文官五品以下充校理七品以下充說書正字改集賢殿爲寶文閣

史官入叅經筵

始令史官入侍經筵門下府上疏曰史官之職凡人主言動時政得失直書不諱所以備觀省而垂勸戒也前朝之末荒淫無度憚史官直書使不得近宜鑑

前失令史官日侍左右記言動時政以為萬世弘規
上從之
隆冬盛暑停講之始
命隆冬盛暑外日御經筵謂筵臣曰經筵所以接賢
士大夫講論治道非但為講讀而已近日經筵官無
有進言者得無懼予而然乎言雖不中予不加罪也
抄選經筵官之始
抄選經筵官成俔等只置六人常引入卧内講論經
史時人榮之
置特進官之始

成宗二年命於經筵置特進官以三品以上備三望
差除十二年復命特進官並抄文蔭武二品以上無
定額使玉堂長官抄啓而非曾經政府六曹漢城府
者勿抄

知理學宰臣

上教于政院曰知理學宰臣書以啓予將依前日論
難於是政院以左議政尹弼商右議政洪應宣城君
盧思愼領中樞李克培領敦寧尹壕達城君徐居正
陽川君許琮禮曹判書李坡工曹判書孫舜孝咸從
君魚世謙知成均館事李克基啓焉上復御宣政殿

設酌教曰前日講説聽之甚嘉故復設此筵也仍開
講弼商曰請臣等問之坡舜孝世謙克基對之遂講
大學又講心經又講中庸又以理學先後出入經史
縱横問難又問天地度数漏刻置閏河洛律呂等事
以及歷代治難之迹時寓規諷舜孝多勉戒之言上
聽之亹亹賜紫緞帖裡以賞之時夜將闌諸臣恐勞
上體請退上曰古人云接賢士大夫之時多則氣質
變化自然而成予今日與卿等講論得聞所未聞裨
益弘多不為倦復命講詩仍及廟謨而罷諸臣皆扶
醉而歸

宰臣領經筵

政院啓言領經筵考諸大典以三公爲之而中宗朝亦有以正一品差出之例請以林百齡爲領經筵上可之李睟光曰相臣沈連源尚震以申光漢立朝最久年高有學而久在從一品請陞秩除領經筵於是特陞正一品今則時任議政外不得兼帶領經筵非舊例也

父子講官

洪彦弼以領經筵進講子暹以知經筵同入講筵時甚榮之宣祖朝宋麟壽以特進官詣經筵其子應漑

以玉堂應洞以注書同入侍講時甚榮之

筵中論家禮

鄭澈嘗偶與金長生相會商確家禮中疑禮數三條翌日以儒臣入直適值召對上出家禮命諸臣論難仍下教曰予觀古今書多矣未有若此之難解者爾等其詳辨以奏諸臣莫敢開口澈以昨日所受於長生者逐條敷奏上大加稱賞賜與優渥罷對澈直往長生家叩謝曰今日筵中以昨日所受於君者仰對大獲天褒欲以昨經師受之意首實而倥傯未果而退今茲賞賚實君之所當受也相與大噱而罷

內閣藏書之規

藏書之法柱下東觀無論已唐宋明之初皆以此爲

先務者以書籍係世道升降也本閣藏書盖取宋朝

太淸樓皇明文淵閣之遺制因御製奉安之地置書

籍尊閣之所或購求新書或翻刻善文而外閒及諸

道私刊之書亦令外閣官該道臣隨其剞劂訖即印

送摛文院華本則藏之皆有窩東本則藏之西庫

摛文院講義序

徐命膺摛文院講義序略曰我聖上卽阼之初首建

奎章閣置閣臣六人其職則奉宸藻典圖書也其事

則備論思詠菁莪也閣臣乃令工畫者爲圖爲屛屬
命膺序之曰古之聖帝明王爲生民立極必以儒道
爲先務者豈故爲觀美而然哉誠以儒道明天理擴
仁義播爲禮樂刑政上下與天地同流也是故漢立
石渠蘭臺集諸儒討論而鴻儒輩出唐置弘文祕書
選學士咨訪而文風丕振宋建崇文龍圖棣通儒典
守以時臨幸講說而繼往開來之賢於是彬彬相望
夫以漢唐宋中主一或偶合於治道其效乃如此況
以濬哲之聖明睿之智撫熙運而行實政乎

李承召記曰署名古稱秘書監或稱校書館稱滯錐
不同所職則專以雕印典籍以廣布于中外國初刱
置以藏四書五經與諸史子集板刻我世宗朝大明
皇帝欽賜新撰四書五經大全及性理大全等書上
命慶尚全羅兩道鋟諸梓輸于本館

字瑞記

徐命膺撰字記曰天將以大統付畀帝王必假器物
以為之符瑞故天球大貝赤刀之屬是固無與於實
用而古先帝王藏之甚謹守之甚嚴朝會大禮必列
于陛庭至於九鼎之不能饘粥者石鼓之不能響節

者亦必安于廟學以爲傳國之寶甚或以二寶之得失覘其國運之隆替是與儒家衣癎之傳其事則一而其義較大也若我國世宗朝所鑄活字其殆傳世之符瑞乎瓊球琳琅箇箇均整以其摹印書策則不知爲幾百萬卷以其陶甄才智則不知爲幾千百人而屢經兵燹終不泯滅以與國家相終始其視九鼎石鼓雖有大小輕重若乃闡發妙用神化無迹又九鼎石鼓所不能而彼天球大貝赤刀各適一器之用者其不足比方也審矣顧以傳世之久典守者不能謹藏所遺失十而八九我聖上自在春宮慨然於此

壬辰年間令賓客臣命膺搜出世宗朝已經範鎔之木本三萬餘字悉其有無補鑄十五萬字更名以字瑞

文衡

按國朝館閣藝文館爲本而成均館實主敎養之任故以藝文兼長國子然後方稱典文衡其後以官聯座次之妨礙罷兼大成之規以知館事代之許說洪詩俱似矣而卞李良之前太宗壬午權近以藝文大提學兼大司成朴忠元之前明宗丙寅李滉亦典文衡而不入於洪詩李滉則以未行公爲解而多年主

文之權近獨不載錄是未可知也成宗十年以藝文館大提學徐居正兼弘文館大提學先是國初只有藝文館大提學至世宗朝始設集賢殿大提學而殿館不得相兼常有兩太提學焉至是難其人使居正兼之十三年特陞李荇嘉善拜大提學宣祖朝李德馨仁祖朝李植鄭弘溟孝宗朝趙錫胤肅宗朝李端夏宋相琦皆以通政陞秩典文衡

傳心硯記

張維曰大提學有主文硯遞相傳授以擬禪家衣鉢

按魚叔權所記玉堂舊有大石研常藏于藏書閣每

值大提學入玉堂科次諸學士課作則出而用之而已及南袞主文別作一大硯如玉堂所藏者而置諸家及遠文衡傳于李荇至今爲例

衡圈故事

尹根壽曰嘉靖庚申洪贇成暹懇辭大提學得請當出新大提學政院依故事嘉善以上文官膵招俱詣賓廳贊成因故例自擧其代薦禮判鄭惟吉知事尹春年同知李滉仍進相位前曰李某經術詞章實合此任奈堅卧林壑不出何余以注書持薦單自下而上就坐而請圈至一宰則禀政丞曰人各圈一人余

意三人皆合請並圈之政丞許焉圈畢指諳領相尚震前李滉十二點鄭惟吉十六點尹春年只五點領相指春年名下曰此太少我宜圈之即圈其名爲六點以首薦鄭惟吉拜大提學此平時故事亂後則主文之出只招時相與六曹判書而會圈甚至以蔭官判書偃然圈點人皆嗤之按國朝之有文衡自權近下李良始薦圈之規旣無可攷至是始有嘉善以上會圈之事而宣廟以後則議政及政府東西壁六曹長官會圈此即近例也

年少文衡

宣祖二十四年主文缺李德馨與金誠一俱以通政被選圈點時右相沈守慶獨不圈點德馨曰李某年少在前豈有年三十一而爲主文者乎吾欲其成就也德馨竟陞授大提學

大臣兼文衡

仁祖五年金瑬拜右議政特命仍帯文衡上劄辭免曰大提學例兼知成均舘事知成均乃是二品秩也安有忝在相職而復兼二品者乎官方失序所關非細

大臣文衡主圈

七年張維特補羅州牧命名三公六卿政府東西壁判尹會圈其代政院啓以大提學遠在任所曾經大提學皆在大臣之位事異常規何以處之荅曰雖在大臣之位議薦未爲不可於是右議政金瑬以曾經文任議薦鄭經世

文衡及提學座次相妨

十四年大提學缺議薦李植進秩爲大提學藝文提學趙翼以植資級在己下文書座次俱有所妨乞解提學及同知舘事事下吏曺吏曺覆奏曰大提學提學無會坐之事請只遞同知舘事從之

破格授文衡議

十五年文衡缺前任張維謂相臣崔鳴吉曰宜請於

朝以東陽尉申翊聖錦陽尉朴瀰等數人破格除授

竟以非舊例而止

知中樞文衡

十九年李明漢以都承旨拜大提學以知中樞文衡

曾無前例請遞本職吏曹啓以前例無可據李景奭

曾帶藝文提學故都承旨下批時改直提學爲提學

今此大提學事係新規請上裁上特命仍帶

薦文衡䟽

時議薦文衡前任李植上疏曰若以祖宗朝事揆之
則昇平無事職官稀遷文衡之任非物故罷廢則雖
至議政不許遞改臣先祖臣荇以領中樞府事猶帶
文衡及至被竄之日並行削奪而金安老以吏判代
之彼時前任之臣金勘申用漑南袞去世已久拜罷
歲月具載可攷安有曾經者爲之舉薦者哉况以事
理推之文名高下時望通塞最易辨識廟堂寧有不
察者乎若云非其先進而預加評品爲可嫌則許多
圈點之人豈盡原任文衡者乎孝宗元年文衡缺問
議于前文衡金尚憲薦趙錫胤爲大提學顯宗九年

文衡缺將議薦前任李景奭以原任大臣將主薦而病命在家薦進景奭辭以不敢詣待漏院書進趙復陽拜文衡

國舅兼文衡

肅宗即位初國舅金萬基以大提學陞拜領敦寧特命仍帶文衡固辭乃遞

前望拜文衡之始

十三年文衡缺將議薦前任有故命入前望单子南龍翼拜文衡

資憲仍帶副學

宣廟初柳希春以副提學陞資憲特命仍帶是後金
睟亦以資憲仍帶仁祖朝鄭經世以資憲長帶副提
學戊辰兼知義禁劉辭減下金吾辛未崔鳴吉甲戌
趙翼並以資憲仍帶

亞卿文衡賜謚之始

英宗辛酉吏判閔應洙啓曰大臣以從二品文衡賜
謚前例使之考出稟達而吏曹無可考之例考諸政
院日記則以從二品文衡身死者只是鄭弘溟趙錫
胤兩人而稟請賜謚果如大臣所達矣仍爲定式

肅宗十七年上宣醞玉堂製下七言詩曰雪風如劒折綿寒金閣沈沈夜已闌忽憶登瀛傳御饌猒猒醉飽侈恩懽以小序引之曰帷幄之臣職親地禁香含鷄舌講備顧問古人至比於登瀛洲可謂一時之極選而自祖宗朝恩禮之迥別不啻若家人父子矣卽今寒事漸緊更鼓漸遲對天廚之珍羞而念禁直之寂寥特賜御饌法醞兼題一絶以寓予意焉

玉署銀杯

英宗四十六年上與世孫臨玉署行夜對御識曰銀杯故事旣悉於銀臺御識中今何架疊其本雖曰玉

燈竟夕尋問未詳年月而欲繼述之意其何異乎前
有六燈故加賜二燈命懸本舘伊日入直儒臣沈頤
之林鼎遠錫馬凡夜對只賜饌而是夜與冲子同食
雖有杯而不用意亦深也然昔年盛事何敢泯乎此
後於廟於殿於陵親祠時一依祭酒特賜政院玉署
用此杯而分飮仍賜御製有曰銀盃雖鐫玉燈未詳
古六今八臨觀夜對云

翰苑顯名錄

閔鎮遠翰苑顯名錄識曰史局國之所重而新薦又
史局之所重也自古居是職者於新薦一事必謹愼

而審擇焉故金駙孫在下番五年必得先正臣鄭汝昌而後始行新薦云耳

藝文應教

李睟光曰藝文應教必以將主文者兼之金貴榮盧守愼姜士弼李山海辛應時柳成龍許篈隨闕除授自許篈後常缺而不補壬辰後李好閔外絶無兼帶者蓋重其選也

翰苑古風

李睟光曰自高麗時最重翰林人望之若登瀛洲觀於翰林別曲可想翰林宴至我朝濫觴尤甚近世乃

以古風爲無謂四館舊規廢削殆盡噫古風亡而紀綱夷矣雖欲復古得乎

史官薦

李晬光曰史官必以薦授謂之祕薦在昔新薦時焚香告天其誓文末曰擧非其人天其殛之所以嚴重其事也壬辰亂離時史官不備奇自獻以翰林在行朝只薦一人而其人名望未著乃不用誓文而以辭跪告于天曰因亂之人不得已備薦云聞者大噱

宰臣書卒

李晬光曰史局於宰臣之沒必書其卒及其平生行

事之是非頃有一史官議以爲此事重大須待諸史官齊會爲之自後遂不書卒者今四十年許矣一時名臣行蹟未免泯沒是幾於無史矣惜哉

史官作閒任

閔仁伯曰國家設藝文舘專掌起居注通來史官專不事事卿大夫書卒乃斷人一生行事甚爲關重而李滉之卒亦不書卒春秋舘殿最時春秋舘堂上出而繙閱則只是書陰晴而已了不識一事後世何據而爲史乎

史草專委下官

李滉曰信史之失職以有曺司也史官多至八員者所以重史也所當各盡其職而今則諸員皆尸素而委置於下番一人所見不必皆正萬世傳信之書草草已甚可謂寒心

史官別兼春秋

仁祖二十年藝文館主薦無人命以曾經史職者別兼春秋使之應薦

史筆他人不敢用

翰林上下番之筆謂之史筆他人不敢用乃古例也

肅宗丁卯上番尹星駿下番宋相琦同入晝講知經

筵金萬重論事忤旨即命拿鞫督令承旨捧傳旨而入侍注書崔重泰又被嚴旨罷出盖承旨若直捧傳旨於榻前則取注書筆用之矣承旨俞命一以注書不在無他筆不得擧行之意仰對上命史官移給所持筆下番宋相琦啓以史筆不可移給又命上番筆移給修撰宋疇錫曰上下番何異乎校理南致熏曰上番筆則似有間矣上連促之天威震疊命一取上番筆書傳旨時議少星駭之不能守職

大公史筆

英宗十四年上親臨史閣特書大公史筆四大字揭

于楣仍下教曰夫子備經後有紫陽綱目又有資治通鑑而以司馬光之識見猶書諸葛亮入寇筆法果難矣今大臣諸臣諸史官入侍而偏黨以後筆法安保其無低仰乎唐太宗外未有人君取覽史冊者其公與不公有誰知之予特書四字揭于壁上乃欲大公其史筆

勤守古風

三十五年召見新文科出身顧謂史官曰昔予聞翰苑最重古風薦變而圈此亦寢衰予實惜焉爾其即臺旁以行之予將親覩又命曾經內翰四五臣修明

先後進故事仍親書勤守古風四字俾揭之館中